

紅顏幽夢繞香山

彭拜著



红颜幽梦绕香山

HONG YAN YOU MENG RAO XIANG SHAN 彭 拜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封面设计：矫玉章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182,000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1989年10月第1版

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定价：3.20元

目 次

第一章 黄埃散漫风萧瑟

- 一、 血染靖安坊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 只栽花，别栽刺…………… (5)
- 三、 山多不知处…………… (13)

第二章 长恨春归无觅处

- 四、 许心属意…………… (23)
- 五、 一页页彩笺…………… (27)
- 六、 透过沉沉大雾…………… (36)
- 七、 一片片灰烬…………… (44)

第三章 江州司马青衫湿

- 八、 小吏生涯…………… (55)
- 九、 “陛下你错了”…………… (62)
- 十、 旅雁…………… (72)
- 十一、 屈大夫在天之灵…………… (79)
- 十二、 哭了，哭了，哭了…………… (88)

第四章 寒猿闇鸟一时啼

- 十三、 鸡林国使者…………… (102)
- 十四、 西上东下之间…………… (107)

- 十 五、 《竹枝儿》…………… (122)
十 六、 溺死鬼…………… (128)

第五章 绿杨荫里白沙堤

- 十 七、 龙颜大怒…………… (139)
十 八、 多么好的一张琴啊…………… (147)
十 九、 那是积贮的泪…………… (158)
二 十、 淡烟疏雨楼…………… (167)

第六章 风光不称白髭须

- 二十一、 岭南的泥泞路…………… (179)
二十二、 未能免俗…………… (187)
二十三、 又是一片片灰烬…………… (194)
二十四、 寿仪…………… (206)
二十五、 守宫硃…………… (217)
二十六、 供在庙里，供在心里…………… (229)

第七章 惆怅香山云水冷

- 二十七、 净化了，升华了…………… (240)
二十八、 断了，醒了，飘飞了…………… (246)

第一章

黄埃散漫风萧瑟

——《长恨歌》

一、血染靖安坊

“灭烛！”

随着一声低沉而突兀的吆喝，两只导行的湘绢鱼骨、上面标有老大的桔红色“相”字的大灯笼一起被击灭了。

同时，从东西两边暗巷里，“噌噌噌噌”，窜出几条巨大黑影，矫捷，强悍，当路站开，拦住灯笼后面的一行人马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

被拦人马里的扈从人员喝问刚出，“嗖”，黑影里弦响箭到，“啊！”被拦人马里有人被射中了。

一阵相扑扭打厮杀，被射中的那人又被拖拽下马，就地砍了数刀。

“喔哈，喔哈，喔哈哈——”从蒙蒙的曙色中，看到那凶手扯下伪装，露出原形真貌，原来是个黑胖高大、半截铁塔似的头陀，身穿缁青僧衣，白缎衬领，腰勒鹅黄罗汉

带，飘着长穗儿，卤门顶上列着两排发亮的戒疤，肥脖下面垂着一串楠木大念珠。他手起刀落，犹如战场作战时割下被击毙的敌人的耳朵，用以统计首级数字一样，从被砍倒的那人头上削下一块颅盖骨，往腰间一曳，大笑三声，再扬手撒出一把纸片儿，一声唢哨，领着那几条黑影，“唰唰唰唰”，又消失于暗巷之中。

——这是在唐元和十年（公元815年）六月初三的一个拂晓，所在地是大唐京都长安城内安上门南面的靖安坊。

此刻四周很静很静。远处沟渠里的青蛙叫了一宿，兴味已阑，眼下只剩下一两声有气无力、时断时续的残鼓了。满积灰土的路边草木，叶片上挂着一滴滴露珠，闪闪忽忽，映着晨曦，像是噙在眼角、欲坠未坠、怕落将落的泪水。

宰相武元衡今天提早上朝。因为前招讨使李吉甫暴卒，死因不明，无从追查，遂将对乱国扰民、罪行累累的蔡州叛逆吴元济的讨伐之事，全部委交于他。上月缙青节度使李师道重金募集盗匪攻掠河阴转运院，杀伤数十人，烧掠钱帛三十余万缗匹，谷二万余斛，张扬踔厉，显然是与吴元济作串连，有勾结，用以威胁朝廷，给吴元济纾困解围。

随之，恒郢节度使王承宗，又公然派来牙将尹少卿替吴元济游说，要武元衡答应不经圣上诏令，便由吴元济接替其死去的父亲吴少阳出主蔡州军。甚至无视朝廷威仪，出言不逊，当即被武元衡严词斥叱回去。

昨日，宫中又截获了吴元济与李师道之间的往来密札，显然有发动哗变之意，武元衡急须尽快进宫与皇帝议定征讨之策。

他骑着马，带着几名随从，心中正斟酌着几种讨伐方案，不料出了坊口不远，便被刚才那些黑影包围。先是劈面

一箭，他侧身躲让，直穿了他的右肩。紧跟着跳出那作了伪装的黑胖头陀，手持响环镔铁刀，恶如枭獍，击溃了随从，杀害了他。

而与此同一时刻，御使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遭到了突袭。暴徒接连刺他三剑，一中靴带，一中后背，一中肋部，裴度从马上跌进了路边沟中。随员王义冒死与暴徒搏斗，狠命揪住暴徒，大呼“贼杀人啦！贼杀中丞啦！”被暴徒砍断了双臂，栽倒于血泊中……

事态十分严重。应着王义的呼喊，那“贼杀人啦！贼杀中丞啦！”再加上靖安坊那里的“贼杀宰相啦”！轰起的惊骇嚷叫之声相传十数里。整个京师为之惶惶不宁，商铺不敢开店营业，居民不敢出门走动。

而朝廷上文武官员，则尽皆屏息缄口，噤若寒蝉。因为手刃武相的那头陀撒出的那纸片儿上写的是：“汝急我，先杀汝！”威吓说谁要想逮他，他便先再把谁杀掉。

这是极具震慑力的，如同把一把把刀放在一个个人的脖颈后面。

然而独有一人，不顾危险，满怀愤慨，辰时闻讯，午间即上书申奏，指出强梁于光天化日之下，肆无忌惮，格杀当朝冢宰，血溅宫墙，陈尸街市；而朝廷放任凶手，不作追索，实乃容忍耻辱，纵容奸恶。要求圣上立即下诏缉捕元凶，以肃王法，以伸正气，以昭国威。

这人便是现任左赞善大夫白居易。

他整整齐齐穿好朝服，正襟危坐于他的住所昭国坊书室，等候皇帝看到他的这一奏章，宣他进殿，他好再将长安士民与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所知所闻，依实具陈。

他认为武元衡与裴度在本朝分列鼎台，堪称柱石，对

强藩悍镇，力主削除；如今身在禁掖，居然同遭劫害，一死一伤，可见邪焰之嚣张，已达无以复加之境地。

并且有人可确证，那暴徒黑胖头陀乃中岳寺僧人，专作刺客，这次系受李师道收买差遣，现尚隐匿于京城某权贵家中。如果此案不能彻查严究，国家蒙羞，朝廷示懦，恶势力必将愈益猖獗，后患便会无穷。

可是他一直在家等候了三天，先后所得到的回音是：权宦新贵们对他这一上书大为不满，说他职居左赞善大夫，只合陪伴太子在宫中读读书讲讲史；身非谏官，干预朝政，乃是一种非礼的僭越。更有一些随声吠影之徒，趁此横加罗织，无中生有，编排白居易母亲是因看花坠井而死，白居易却在丁忧之时，写了《赏花》、《新井》等诗，浮华无行，有伤名教，亟应并此严予惩处。

一片诚悃，招来的却是这等诬陷毁谤，白居易更加愤激，立时又写了第二份论札，要上朝面奏皇帝。

好不容易在承天门外秉笏肃立了两个多时辰，才从宫墙之内走出一名传旨黄门，见了白居易，轻蔑地弯了弯嘴角，摆了摆胳膊，冷冷地丢给他一句话：

“圣上龙体不适，不升早朝了。”

“不不，我有要事急须上殿面奏。”白居易坚持要进禁垣。

“面奏？”那黄门眯着眼上下打量了一下白居易：“你够得着那位份儿么？有啥事俺替你传传，就算给你面子了。”

白居易捧出奏札：“我是为的武相被刺之事……”

那黄门下巴一翘：“你抓住凶手了？”

“凶手虽未归案，但已确知……”

没让白居易再说下去，那黄门用他那鸡被勒住脖子似的

尖嗓子兜头兜脸压了过来：“咋啦？你确知凶手是谁？姓甚叫甚？是男是女？现在何所何处？你既已确知，为啥不给俺逮来？”

说罢手儿一伸把白居易那奏札夺了去，弯腰往自己靴筒里一塞：

“俺觑你倒像是那偷油喝的耗子去搬弄盐罐罐，多管闲事！”

白居易正待再作申述，倏地银铃响处，一辆三驾马的彩帷锦鞞辇车，左衡木上插着“溜青道李”鱼尾标旂，从永昌坊那边飞奔急驰而来。——这“溜青道李”便是与此案有关的溜青节度使李师道。

那车穿过延熹门，直入承天门，如同这里根本没有他白赞善和一应金吾卫，蹄轮杂沓，直去太极宫。

“掩门！”在那黄门的这一厉声吆喝里，被刚才那车马卷起的黄埃，如烟似瘴，腾起有几丈高，把白居易整个人淹没在里面。

他感到飘飘忽忽，飘飘忽忽，好像自己也成了一粒微尘。

二、只栽花，别栽刺

六月中旬，那受到人们眷恋的大好春日，随着荼蘼花最后一瓣的翻飞，把它的红红紫紫，香香色色，一古脑带上，曳着长裙，翩翩而去。随后而来的照例是那酷日、骄阳，令人悚然的炎夏。

现在太阳虽还不太炽烈，但那薰风，那茂绿，那一枝枝

火焰似的葵藿花，已经使人感到夏日之淫威正在逼近。

白居易伏在一座墓碑前面。

碑上刻着：“唐襄州别驾白府君夫人陈氏之墓。”

他先是深深一揖，随后屈膝跪下，两臂紧紧贴着地面，头脸紧紧贴着手背，非常虔诚恭敬。

他身后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，三叩首毕，抬起头来时，额角上满是涔涔汗珠。

他清瘦、颀长，白净的脸上那线条明晰的五官，向上微翘的眼角、嘴角，使人一见便觉得清雅俊逸，和蔼可亲。而那两道高高耸起的剑眉，一对光闪闪的眸子，此刻除了让人感到昂然、凛然之外，还隐含无限幽愤。

这里是他母亲的坟墓。

母亲逝世快五年了。丁忧居丧之后，“每上荒台东北望，日西悲立到黄昏”，逢上春秋两季祀日，他都想来这里祭扫，却又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没能来得成。

他母亲陈太夫人，十五岁于归白府。生子四人，白居易行二，长兄白幼文，三弟白行简，四弟白幼美。父亲季庚公常住徐州别驾衙署，很少回家，白居易兄弟从儿时，都依随着母亲。

陈太夫人通文墨，善持家。白居易祖父白锺公与父亲季庚公同是多年为官，清廉自守；同是不置恒产，了无积储，因此家庭生活甚是艰难。但陈太夫人克勤克俭，把内外事务料理得条条当当，妥妥善善。特别是教子有方，季庚公离世时，居易兄弟四人都还年幼，都正需要教育，而家贫无力就师求学，便全由太夫人躬自执教。许多年来，循循善诱，对孩子们从来没有呵斥过一次、责打过一回。但孩子们聆训诲，承启迪，受熏陶，自强自庄，全都成了材。学有深到，

官有清声，白居易与三弟白行简更以诗文名世，这全是慈母悉心教导之功。

在兄弟四人中，母亲对次子白居易最为钟爱；居易自己也清楚地晓得。母亲把他放在她的心窝里，他也连同整个心儿偎向母亲。亲切的母子之情，盈溢于他们的生活，使他们那可谓贫窶的岁月充满着春日阳光那样的温馨。这次因奏请追捕刺杀武相凶手之事蒙诬获谴，知道将要受贬外谪之时，他首先想到的一件事，便是到母亲坟上来。

母亲的去世，绝非歹人所胡说的是看花坠井而死。母亲天性纯良，主张欢乐与大家同享，苦痛由自己独承。父亲病故后，她只手撑持门楣，劳累至瘁，早染沉疴，只是平时一直隐瞒，不让人们觉察。那日去院中汲水浇花，母亲喜爱花木，虽在病中亦不忘蒔护；因过于疲乏，力有不支，摔倒在井边，体衰伤重，终以不治而与世长辞。

母亲的坟墓在下邳县义津乡紫兰村（又名金氏村），地近渭河，毗邻蔡渡。白居易在题名《建昌江》一诗中所写：“建昌江水县门前，立马教人唤渡船；忽似当年归蔡渡，草风沙雨渭河边。”那蔡渡便是指的这儿。

在坟前叩拜之后，白居易站身起来，惘然四顾，往事如潮，纷纷涌到他的眼前。其间对母亲的追忆最多。

例如母亲典当自己的釵环簪珥，请人经江南为他购买歙州、湖州的好纸、好墨、好笔、好砚。夏夜，母亲为他打扇取凉，驱赶蚊虫，那习习的蒲风在枕簟边常常经宵不辍。冬天，母亲伴他读书，一面在他案边悄悄操着针黹，一面随时给他添衣，升炉，递茶，备饭，使他感到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三春之晖，比衣服、炉火更加温暖。那年他生病，素来不信神灵的母亲，竟一连二十多天，逐日晨昏两次焚香祝

祷，祈天保佑……

而在这众多的回忆里，今天显得特别突出的是：母亲临终时，把他叫到蓆铺前面，抓着他的手，哀哀嘱告：

“易儿，妈不能再照看你了。妈此去别无牵挂，就只放心不下你。如今眼见世道陵夷，人心不古，往后……”说着转脸巡视室内的一些盆花：

“往后你要多多地、多多地栽花……”

母亲在喘息，白居易接过说道：“是了，妈，孩儿一定多多地栽花。”

母亲点了点头：“要多栽花，少栽刺……”

母亲又喘息，一次比一次急促，白居易连声应诺：“是了是了，妈，孩儿一定多栽花，少栽刺。”

“不不，”母亲忽然摆了摆手：“不不，不是多栽花、少栽刺，而是只栽花、别栽刺！”……

对于母亲这种宽厚仁蔼的处世之道，白居易是理解的，尊重的，也确实在按她所嘱告的那样去身体力行——

在园林方面，他每住一处，只要庭前院后稍有空隙，便在那里栽上花卉树木。经他之手，蓬勃生长，于各个季节开花结果的花花树树，如牡丹、蔷薇、秋桂、蜡梅等等，至少在百种千株以上。即以母亲墓地这里来说，他在守孝的第一天，便栽了三十棵碧桃，三十棵玉李，两年前它们就已经花繁果累了。

在仕途方面，他也时时处处注意与人为善，广结善缘；更以一片拳拳之情，关心民生，热心国事，着意地为国家朝廷、为大唐社稷，做着有利有益之事，写着有利有益的诗，讲着有利有益的话。这许多全可以说是很好的“花”。但是，他栽下的是花，而现今横在他面前的却满是荆棘蓁莽，满是

刺、刺、刺。

至于这次获谴中与母亲有关的一些谏言，说他母亲是坠井而死，他却做了《新井》等诗，他以为用不着在这里向母亲多作解释。他相信母亲了解他这个儿子，知道他被指摘的那些诗，或属子虚乌有，或写作于母亲去世之前。何况母亲并非死于看花，而是死于病，死于劳瘁。这也正可看出：正是他的一些言事、干政的奏、疏、谏、议，他的一些旨在规箴、辞多严峻的诗、歌、文、论，忤触了朝廷，得罪了权贵，以至成为他面前脚下的“刺”，使他被困于蓁莽荆棘。

——十五年前，贞元庚辰，他一举中进士，曾经回到这紫兰村一次。虽然“富贵不骄乡党”，中进士也还称不上是“衣锦荣归”，可是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，在当届应试中举的同辈里，他比杜元颖、崔玄亮、吴丹、郑渝等其他十六人都年轻，自然也就不能不感到荣耀了。他翩翩身影，得得蹄声，自己甚是惬意，乘着余兴还畅游了江南；家里人也着着实实为他排场一番，张灯结彩，大摆筵席，紫兰村的人全都喝了喜酒。

可他这次回来，意绪迥然不同。他特地换上一件青布便衫，独自一人，没让任何人知道，不愿任何人看出是他。

当他在坟前叩拜的时候，有人经过附近，都只把他当作一般祭扫的人。只有一位荷锄老汉，立在路旁，捋着胡须，对他上下打量，等到见他站身起来，只穿着那件随身便服，神色露着不悻，本来准备着搭话，也就止住没有开口了。

上过母亲坟，没进紫兰村，他只沿着田塍，不远不近地绕着村子踱步。

乡间田塍，向来狭狭窄窄，高高低低，坑坑洼洼，从没有宽敞平整路儿。白居易一路走来，好似穿行于山野羊肠小

道，乱石嶙峋，一步一挫顿，一步一磕绊。——呜呼，人生的道路岂不率皆如此么，崎岖，坎坷，阨陉，其间还有泥淖、沼泽，还有荆棘蓁莽，还有深渊、绝壁……

依随着记忆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“送出深村巷，看封小墓田，莫言三里地，此别是终天”，他记的很准确，那曾经使他“卧惊从枕上，扶哭就灯前”的“小小终天”之地，正是此处。

怎么现在景象全非，在他眼前的竟是无边的茫茫黄土，零乱的丛簇不齐的麦茬根子呢？他金銮的那座小坟怎么不在了呢？

金銮，是他的第一个女儿。他三十七岁时与好友杨虞卿堂妹结了婚，第二年生了金銮。孩子长得粉雕玉琢，修眉秀目，谁见了都夸说俊丽。并秉赋优异，聪慧非常，和父亲白居易一样，出世六、七个月，便能“默识之无”。

白居易十分疼爱这个女儿，女儿对父亲也特别依恋，和父母在一起，她总是往父亲怀里扑，总是要父亲抱她，吻她，和父亲嬉戏玩耍。晬日，家庭里举行一次喜庆活动，按民间习俗，给孩子“抓周”。在一张新编的箴筛里，放着亲戚友好们赠送的许多礼物和一些标着各位寄友名字的巾帕，由孩子自己任意在里面选择抓取。

亲友们挤在四周围观，同时也都或暗示，或明指，要孩子去抓取他们各自所希望被抓的那物件：“喂，金銮，抓那个！”不不，金銮，“抓这个，抓这个！”……

结果，在欢呼哄笑声中，孩子却平平静静，不紧不慢，自具心裁地小手一伸，从筛子里那各种各样、新奇精巧、都有其强烈吸引力的礼物当中，抓来了父亲亲手为她用各色鲜花编结的大花环儿。接下小手又一伸，再从一式相同的许多

巾帕中间，抓来那绣有父亲名字的方巾。

这实在太可爱了。

到了会说话时，一次父亲领她在月亮地里玩，不经意地向她提问：

“阿銮，月亮为什么老是跟着人跑？人走到哪里，它也跟到哪里。”

孩子仰起挽着双丫的小脑袋，那和月亮一样皎洁生辉的小眼睛一眨，朗声说道：

“因为人是爸爸，月亮是阿銮，阿銮自然总是跟着爸爸的呀。”

可是，可爱的金銮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天真愿望，没有能够总是跟着爸爸，就在白居易母丧丁忧的那年，她才三岁，患病刚几天，请来医生，还没诊断出是什么病症，便不幸夭折了。

白居易亲自为她挑了这块地，亲自把她掩埋在这里，因为这里离村子近，他随时想念，可以随时跑来看她。

谁知那皎洁生辉的小眼睛还在面前眨动，那银铃般的朗朗话声还在耳边回旋，孩子不仅永远离他而去，并且连那占地极微的一个小小坟儿，此刻也从这个世界上泯失了！

他揣度地形，用目测，拿步子量，看准就是这里，看准金銮原来那坟包儿就在现在这片麦地当央。

他正想走过去，把麦地当莹地，一抒父女思忆之情，一倾胸中此时的郁悒，恰巧一只鸡公和一只鸡婆带领着一窝十多只鸡雏，跑进这片麦茬地，吱吱喳喳，来打野食。不论是鸡公或是鸡婆找到了一些什么食物，总是“咯咯咯咯”扬声高叫，招呼鸡雏们赶来啄食。

他欣赏着鸡群的团聚之乐，他欣羡它们，不忍去惊吓、

冲散它们，只避立一旁，黯然地念着自己悼念金銮的诗句：

“……一朝舍我去，魂影无处所，始知骨肉爱，乃是忧悲聚……”黯然地对着金銮那坟包的故址发怔。

麦地那边，刚才在母亲墓地那里曾经对他打量多时的那位荷锄老汉，又呆呆站着对他紧瞅。

他也觉得这人有些面熟。想到免得对识之后，多作攀谈，便匆匆对那茫茫的麦地，金銮坟包的故址，留恋地瞥了一眼，抽身走了。

走了！

走了？

上哪儿去呢？

回头看了看渭河，悠悠的长流，漠漠的石岸，一条横在那里既无人呼渡、也不见艄公的破渡船儿。

转脸看了看紫兰村，支离零落得已经起不了遮拦作用的竹篱笆，干涸得只剩下泥块的小水塘，整天忙忙碌碌而又没精打采、尽是那么自顾自地围着地头、灶头、床头打转转儿的乡亲们。

抬眼看了看母亲的坟墓，野烟，蔓草，带着萧瑟之声的风，嘿然地缩立在石碑顶上的老鸦，以及未等花儿盛开、果儿成熟、便遭到顽童和过路人胡乱打摘，现在只见着一些残枝败叶的那经他手植的几十棵桃树、李树。

俯首看了看金銮的莹地，除了零乱、短矮的麦茬、麦根，什么也不再有。……

他感到满目苍茫。

在这满目苍茫之中，他离开这里，走了。

到哪儿去呢？

有了回答：去通州。

三、山多不知处

他去通州，是找元稹。

元稹，字微之，比白居易小七岁，是他的一位好友，也是当今的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。积十余年的交往，二人情谊极为深厚。

人们生活在世界上，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实物，如米、麦、布、帛和房、舍、车、船等等，人们依之赖之，没有它们便无以为生。同时，犹如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，人们另外也还需要一些同等重要、同样不可缺少、但较为空灵的东西，即亲子之间、夫妇男女之间、族戚邻里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的恩爱情谊。人们对之也依之赖之，失去了它们，纵然可以生活下去，但却没有色彩，没有光泽，没有韵致，没有情趣。

而列属于后类之中的友谊，在人们的感情生活里，则品级更高，更萃拔，更超逸，更富有诗意，可以说是人类之有异于禽兽者的最大的特征，最卓萃的标志。

因为亲子之间，夫妇、男女之间，亲族邻里之间的感情维系，常常还得有着一种或多种有形的、甚至很琐屑的实体作为媒介或是纽带，而友谊却用不着，它可以完全、纯粹建立在一个“情”字上。

且禽兽之间，也存在着父母子女之间、两性雌雄之间、胞亲近属之间的爱、恋、眷顾，却不曾有过象人类这样的友谊。

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至笃至厚，其基础乃是彼此对世、